

切尔西“挖角”卫星队！罗塞尼尔签六年半长约

记者 观察

英超豪门切尔西帅位上见惯了穆里尼奥、安切洛蒂、希丁克、孔蒂、图赫尔等名帅，当名不见经传的罗塞尼尔成为新主帅，并与切尔西签下六年半的长约，着实令人感到吃惊。罗塞尼尔这份合同含有与战绩挂钩的解约条款，切尔西在长约中仍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如果说切尔西是其幕后美国财团清湖资本投资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总部，罗塞尼尔上赛季和本赛季截至1月6日执教的法甲球队斯特拉斯堡，就算是该财团投资足球俱乐部的分部之一。

法甲俱乐部大多品牌价值不高，切尔西幕后财团清湖资本在2023年6月仅花费大约7000万欧元就收购了斯特拉斯堡俱乐部99.97%的股份。斯特拉斯堡更换老板之后，第一任主帅是法国足球名宿维埃拉，他在2023-2024赛季仅带队获得法甲第13名，只执教一个赛季就被解雇。

维埃拉在球员时代是世界级后腰和世界杯冠军获得者，但是执教水平很一般。罗塞尼尔在球员时代是个小人物，入选过英格兰U21青年队，从未入选英格兰成年队。不过罗塞尼尔执教水平高于维埃拉，上赛季带领斯特拉斯堡夺得法甲第7名。

与刚刚下课的曼联主帅阿莫林相似，罗塞尼尔主打3-4-2-1阵型，这和主打四后卫阵型的切尔西原本并不匹配。可是与有点一根筋的阿莫林不同，罗塞尼尔很懂得变通，他也会打四后卫阵型。在执教斯特拉斯堡期间，罗塞尼尔有23场使用3-4-2-1的开场阵型，还分别有12场和7场使用4-2-3-1和4-4-2的开场阵型，这就为他执教切尔西带来更多可能。

斯特拉斯堡是切尔西的卫星俱乐



2025年12月27日，切尔西队球员与阿斯顿维拉队球员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部，清湖资本不仅安排罗塞尼尔这样的年轻教练去斯特拉斯堡锻炼，更主要是安排从南美洲引进的年轻球员去斯特拉斯堡锻炼。巴西中场国脚安德烈·桑托斯早在2024年2月就被租借到斯特拉斯堡，曾在维埃拉手下短暂效力。上赛季，安德烈·桑托斯在罗塞尼尔手下成为斯特拉斯堡中场核心，在法甲出场32次，贡献10个进球和3次助攻。本赛季，安德烈·桑托斯回归切尔西，以打替补为主，竞争不过凯塞多和恩佐等世界级中场。不过随着罗塞尼尔的到来，安德烈·桑托斯有望获得更多出场机会，他是切尔西阵中最懂新教练的人。

罗塞尼尔执教斯特拉斯堡有不少亮点，上赛季法甲倒数第三轮，他带队在主场以2比1力克提前六轮夺冠的“巨无霸”巴黎圣日耳曼。本赛季在欧会杯赛场，罗塞尼尔带领斯特拉斯堡在主场以2比1击败上赛季足总杯冠军水晶宫。

罗塞尼尔执教比赛总场次不算很多，不过在英冠、英甲、法甲都有执教经历。2021-2022赛季，罗塞尼尔在英冠球队德比郡担任曼联名宿鲁尼的助教，鲁尼负责全面工作，罗塞尼尔主要负责制定战术。德比郡在该赛季原本可以保级，但因为财政问题被扣了21个积分，才以英冠倒数第二的身份降入英甲，鲁尼随即下课。在2022-2023赛季的英甲赛场，罗塞尼尔以主帅身份短暂执教德比郡，在第二轮比赛客场以0比1负于查尔顿。

罗塞尼尔执教切尔西的第一场比赛，将是1月11日足总杯客场挑战在英冠暂列第19位的查尔顿，这也成为他的一次“复仇”机会。切尔西给新主帅罗塞尼尔选了一个软柿子，希望他取得梦幻开局。1月8日在英超第21轮的又一场伦敦德比，切尔西客场挑战富勒姆，仍由临时主帅麦克拉兰执教，他上一场带领切尔西以1比1逼平曼城。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年少日记》中的创伤与疗愈



大学生电影周优秀影评



《年少日记》海报

在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中，物质的丰盈常伴随着精神的荒芜。《年少日记》这面映照香港社会症候的镜子，精准捕捉了一个精英家庭内部的创伤，于时空交织中呈现两代人的创痛与东亚家庭的情感困局。

错位：叙述诡计与视角交织

影片始于少年有杰走向天台的一跃。随后叙事切入成年有俊疲惫醒来的清晨。导演通过景框的有限性制造悬疑，并利用蒙太奇的连续性暗示少年与成年角色的同一，构建起童年-成年的闪回模式。直至中段，真相才被冷峻揭开：有杰早已离世，少年和成年是两个独立的叙事视角。

少年有杰的视角让观众得以窥见香港精英家庭内部的残酷。因缺乏“突出才能”，他长期遭受父亲的责难

与暴力，而母亲与弟弟有俊的沉默则形成一种共谋性冷漠。这种无尽的排斥与情感忽视，最终将他推向了终点。成年有俊的视角则揭示了创伤经历对个体的持久影响。哥哥的早逝导致家庭分崩离析，也使有俊终生负重。他疏远父亲，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赎罪，成年后放弃父亲中意的律师、医生职业，毅然选择继承哥哥的遗志，成为一名能够给予学生安慰和力量的教师。

导演通过视角的精心错位，完成了电影化的“叙述性诡计”。中段的真相揭露，将观众侥幸的幻想彻底击碎。这样的编排放大了情感冲击，也深化了悲剧的警示力量。

失陷：家庭异化与原子化生存

影片中的郑家，是一个呈现强权、功利与逐利特征的异化家庭。在此环境下，情感联结让位于外部竞争，家庭成员如同游离的原子，亲情日益衰微。

有杰的日记揭露了家的冰冷内核。早餐话题围绕考试排名，亲子关系成为优绩的奖励。外在的金钱、声誉、社会地位，吞噬了纯粹、本真的情感联结，也彻底摧毁了有杰幼小、脆弱的心灵。

有杰的离开，成为压垮家庭联结的最后一根稻草。母亲决然离家，父亲逞强独守权威，有俊则陷入孤立深渊。有杰轻生的阴霾，始终笼罩着有俊，使他难以拥有自己的人生。阴郁的卧室、病房与空寂的公交车构成他“机械”生活的轨迹。强烈的“不配得感”让他将自己囚入围城：在爱情面前畏惧不前，在亲情面前主动切断纽带。他无法原谅自己比哥哥幸福，长期困于创伤记忆与渴望亲密的撕裂之中。

愈合：替代性体验与情感救赎

电影通过营造沉浸的时空，为观众

提供了创伤暴露与情感宣泄的窗口。电影的逼真场景、紧凑情节、生动表演、沉浸视听，能引导观众悄然触及内心症结，进而实现心理与精神的疗愈。

班级“绝笔信”事件，将有俊与观众带入一段悲痛往事。“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既是学生的绝笔，也是有杰的绝笔。似曾相识的字句，瞬间击溃有俊的心理防线。办公室内，有俊的怒吼，切中众多优绩压力者的内心。这不仅是银幕之内角色释放郁结的出口，更是银幕之外的观众借由影像宣泄压力的出口。

电影还借由心理学意义上的“替代性体验”，间接治愈被原生家庭和创伤经历刺痛观者。有俊与父亲最后的拥抱，既是父子关系的修复，亦是亲情终章的作别。导演通过平行蒙太奇，将有俊与父亲的拥抱，与有杰的拥抱、与母亲的拥抱、与妻子的拥抱并置，并将这份治愈的力量化作直面创伤的勇气。

结语

《年少日记》通过深刻的创伤书写，剖开了香港精英家庭的隐秘疮痕。父亲的暴戾、母亲的沉默、哥哥的绝望与弟弟的郁结，无不刺痛观者的神经。而在“移情-认同”的观影机制的作用下，观众跟随人物完成情感宣泄与净化，深入反思造成创伤的社会文化根源。电影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光影构筑的沉浸情境中，更好地袒露自我、理解当下，并探寻愈合的可能。

(任宝英 山东师范大学学生)

投稿邮箱：
xindazhongyingping@163.com



扫码获取《新大众影评》更多内容

两块豆腐

□房向东

1661年的南京与1936年的长汀，两块看似寻常的“豆腐”，竟在死亡的阴影里，完成了一场跨越三个世纪的精神对话。

明末南京的三山街，金圣叹在刽子手的刀光中含笑低语：“花生与豆腐干同嚼，大有胡桃滋味。”这位“哭庙案”中的狂狷才子，何曾有过半分阶下囚的瑟缩？他将三山街的刑场，变作了自己最后“清淡”的沙龙，轻描淡写之间，完成了一场惊世骇俗的价值颠覆。这是用一种戏谑，将代表皇权的屠刀，贬斥为一件无关紧要的舞台道具，用味觉的奇迹完成了对屠刀最优雅的蔑视。朝廷可以夺走他的生命，却无法剥夺他品味生活的权利——这种戏谑中的蕴含，让皇权的威严在一颗花生、一块豆腐干面前显得如此可笑。

过了三个世纪，瞿秋白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在“宏大叙事”之后，笔锋一转，悠然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看似突兀的闲笔，实则是历经革命洪流冲刷后，对生命本真的最后回归。及至刑场，他环顾四周青山，席地而坐，从容说道：“此地甚好”这四字与先前的“豆腐说”何其契合！豆腐的素白，恰似他洗尽铅华的心境；豆腐的绵韧，正是这个民族千年不灭的根性。“此地甚好”的淡然，将豆腐哲学推向了极致：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何不把它当作生命最后的风景来欣赏？他的淡然，是一座沉默的山峰，让死亡的阴影在其脚下显得如此轻飘。

两块豆腐，两种风骨。金圣叹的豆腐干是文人的机智，他在玩笑中解构了死亡的恐怖；瞿秋白的豆腐是哲

人的彻悟，他在平淡中显现永恒的价值。而那句“此地甚好”，更是将豆腐具象为生命最后的姿态——从容归去。一个以幽默对抗强权，一个以淡然超越生死。他们主动行使的最后权利，绝对掌控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以此捍卫工作为思考者与生活者的尊严。

豆腐是极软的，承载着水的气韵与母性的温和；铡刀与子弹是极硬的，凝聚着不可抗拒的意志与彻底的毁灭。然而，在那一瞬，历史的法庭上出现了奇异的倒置：坚硬的，注定崩解于时间的尘埃；柔软的，却在人类的记忆与文脉中获得永生。

金圣叹的戏谑与瞿秋白的从容，这极软的精神优越，宛如一袭纤尘不染的白衣，步过血污的泥泞。它未曾咆哮，却让屠夫的呼喝显得空洞；它未

曾反抗，却完成了对暴力最彻底的蔑视。那铡刀能斩断脖颈，却斩不断一句关于滋味的遗言；那子弹能穿透心脏，却穿不透一块豆腐所象征的、生生不息的文明底色。于是，暴力在其面前袒露了它全部的愚蠢与无力——极硬的，终被审判；极软的，自成一不朽。

两块豆腐，是先贤、先哲内心澄明与通达的写照，是两面精神的盾牌。它们证明：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可以保持对生活最细微的感知。当权力以为用暴力就能征服灵魂时，智者却用最平常的滋味、最从容的姿态，完成了对暴力最彻底的审判。从金圣叹的“花生豆腐干”到瞿秋白的“豆腐说”与“此地甚好”，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



静听乡音（国画）

□叶其嘉

海印桥写真

□曾婉华

每年入秋，好友菲总要邀我同去海印布料市场选购毛线，她说自己手织的毛衣是“温暖牌”。

布料市场位于广州海印桥西北引桥侧，沿江东路蜿蜒其下。自开办以来，已发展成为万余平方米、近千家铺位的大型专业市场。走进其中，仿佛跌入色彩的世界。时装面料流光溢彩，家居布艺温馨雅致，更有各色精品饰物点缀其间。非轻车熟路地穿梭在毛线铺位间，手指掠过一卷卷毛线，时而举起一束在光下端详，那专注的神情，似艺术家挑选颜料。

而我更爱伫立市场门口，仰望那座横跨珠江的“巨龙”。海印桥建于1988年，得名于桥北端的海印石——羊城三石之一。大桥如长虹卧波，主桥跨径175米，桥面上六车道川流不息。最引人注目的是186根钢索呈星形拉固的双塔单索面结构，既现代又典雅，在蓝天下勾勒出的美学。

白天的海印大桥是刚健的。阳光

洒在钢索上，折射出银色的光芒。江水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波涛汹涌，桥影倒映其中。岸边的老榕树垂须轻拂，与桥的刚毅形成奇妙对比。时有飞鸟掠过塔尖，振翅间仿佛在钢索共舞。

海印桥最动人的时刻，在黄昏与黎明。东方既白，珠江还笼罩在薄雾中。突然，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桥塔之上。186根钢索瞬间被点燃，如竖琴琴弦般熠熠生辉。晨风吹拂，树枝轻摇，江面上帆影点点。朝阳渐升，为整个城市披上金沙。

黄昏时，海印桥静静横跨于珠江之上，如同镀了一层暖金色的琴弦。天边晚霞似火，由橙红渐变为柔紫，云絮如烧着的绸缎，铺满了半个天空。光线斜洒，江面上波光粼粼，仿佛万千碎银随波流动。桥上依然车流如织，灯光微亮，与晚霞交织成一片朦胧的光海。这一刻，城市喧嚣忽然温柔，唯余晚风轻抚江波，与霞光一同沉入渐深的暮蓝之中。

编者按：2025年末，我们接待了一位特殊的读者梁海昌，他带来一份尘封的手稿。信纸已泛黄，边缘微损，墨迹却依然清晰。他说：“我想替爷爷完成半个世纪前的心愿。”

在梁海昌的儿时记忆中，每个清晨，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都会准时响起——那是邮差送来最新出版的《羊城晚报》。自香港退休回到广州后，读《羊城晚报》、下棋，是他晚年时光里不可或缺。

1965年，梁纤自长沙、衡阳游行归来，写下一篇游记。因为父亲曾携家

赴长沙任职，梁纤的童年便在那里度过。14岁南归广东后，他辗转播迁，半生之后始得重访儿时故园，心中感慨万千。文章几经修改，悉心誊录，原拟寄往《羊城晚报》副刊“花地”。怎奈投稿之际，《羊城晚报》已更名为《红卫报》，数月后停刊，直至1978年方得复刊。投稿一事便搁下了。

近日，梁海昌在整理旧物时，于箱篋深处发现了祖父生前这份手稿，因此，便替他前来投稿。以下节选自梁纤《湘衡游记》原文——

湘衡游记（节选）

□梁纤

余童年即离湖南，衣奔食走于天涯海角，间者数十年矣，而维桑之里，钓游之乡，虽印象依稀亦不能忘怀者。1965年3月22日，乘次子有事如长沙、衡阳之便，乃束装同行，乘京广16次特快车，经英德、韶关、坪石、郴州、衡阳、株洲以至长沙，乃翌早八时达。

24日晨，早茶后乘轮渡至水陆洲，转乘长途汽车至湖南大学，舍车，就道循小路，山行二里许。枫树夹道，一望无际。至枫林桥，山泉涓涓，出自桥下。过桥数百步，爱晚亭在焉。斯亭原名“红叶亭”，又名“爱枫亭”，后乃改名为“爱晚亭”，盖取义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始建于乾隆五十七年，为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所督，结构古雅。琉璃荫绿，桁桷泽朱，相映成趣。上有毛主席题额，弥足珍焉。亭畔皆枫树，遥想晚秋满山红叶，诚奇观也。今为仲春，虽无红叶，而枫树皆抽芽吐叶，苍翠欲滴，辉映眼帘，亦饶胜。

亭右有石径，蹑之而登，夹道古木参天，龙盘虬屈，若天矫之龙，欲擎云踏天，多高达百尺者。人行树下，翠色映衣袂，如入画图中。行五六里，遥见山腰，绕以红垣，盖即麓山寺之外围也。至垣前，中为山门，有额，上刻“古麓山寺”四字。此乃湖南最古寺庙之一，为晋太始四年（公元268年）名僧法崇禅师所建，已历千七百年矣。

稍作憩息，鼓勇上山，四五里许抵云麓宫。宫建于云麓峰，乃道观也。正殿名祖师殿，昔供一道士之木乃

伊。信道教者，多来朝拜，数百年来，多奉为圣境。频年兵燹，木乃伊失所踪矣。有铁钟悬木架上，钟高六七尺，体厚数寸，重达数千斤。据云，昔者宫有芸田多顷，佃佃工数百人，种植之。薄暮敲钟，声闻数里。佃工闻钟声，收工归家，故名之为“归来钟”。又有古迹，为“禹王碑”，上刻古篆，字多不能识。碑在山上，更行廿里始达，足力已疲，不能更上，乃缓步下山。

复经湖南大学，拍照留念后循原路返长沙，缓步于市内。肆皆新建，抗日战争曾遭火毁，庐舍皆为墟，战后始陆续重建。我儿时居于南阳街兴文里，按址访之，地名依旧，面貌全非。昔丁令威化鹤归来，慨叹于“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今兹所见，人民固非，而城郭亦荡然无存，感喟不甚更深歟。

3月29日早九时，乘郴州-广州快车道返。凭窗远眺，两旁之山脉、河流、田畴、阡陌飞驰而过。至白石渡，湘粤两省接壤处，以一河为界，北为湘，南为粤。当军阀割据时，粤盐、湘米不能通运，私枭乃麇集于斯。今政府统筹兼顾、适量供应，私枭遂无所施其技，且社会教育遍及全国人民，不作任何投机牟利矣。该处溯有省界两字，作挈囊书，为前所未有。车复南下，至坪石站暂停十余分钟，车站之东为金鸡岭。昔金田起义时，洪宣娇据守以御清兵之处。远望酷肖鸡形，地板险要，为粤北之关隘。天已放晴，即车旁拍一照，乃乃胶卷最后一帧也。夜十时抵广州，归遂为之记。